

言語霸凌之語言分析

Linguistic Analysis of Verbal Bullying

徐珮娟 *Pei-Chuan Hsu*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幼兒保育系 助理教授

劉彥碩 *Yen-Shuo Liu*

國立嘉義大學 教育系 博士生

摘要

本研究旨在了解國小學童言語霸凌中的語言形式與內容及學童對此類語言的反應，並且據此提出相關建議或作為未來進一步深入研究的依據，主要是以結構式問題來蒐集嘉義縣某國小十五位一至六年級學童常出現的讓人覺得不舒服甚至已經長期出現的語言以及他們的感覺或回應方式，研究結果發現，常出現讓人覺得不舒服或感覺被霸凌的語言內容與其他研究類似，本研究建議學校可以增加正向語言、霸凌處理及情緒處理的相關課程，也建議老師應留意此類語言的出現，並適時地制止與調整，以避免更進一步的傷害發生。

關鍵詞：言語霸凌、正向語言、霸凌語言

本文引用：徐珮娟、劉彥碩 (2021)。言語霸凌之語言分析。休閒運動健康評論，10(2)，41-51。

通訊作者：徐珮娟

聯絡地址：710302 台南市永康區中正路 529 號

聯絡電話：+886(9)86389026

E-mail：tc0115@mail.tut.edu.tw

ABSTRACT

This study aimed to collect language forms and content of verbal bullying of an elementary school's students, their responses to such verbal bullying language and make suggestions based on this research finding or as a basis for further in-depth research in the future. The subjects of this study included fifteen students from grade first to sixth of an elementary school in Chiayi County. The language was often used to make people feel uncomfortable or feeling bullied was similar to other studies. Bases on the finding of this study which suggested that schools can add some courses related to how to use positive language, confront bullying and emotional problems. Teachers

are also advised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emergence of such bullying languages, and to stop and adjust them in time in order to avoid further harm.

Keyword: verbal bullying, positive language, bullying language.

壹、緒論

一、研究背景與動機

霸凌的議題一直以來受到國內外許多學者及教育專家甚或精神科醫生的關注，主要的重點大都擺在改善學校風氣與營造友善的學習環境，霸凌的形式不少；本研究僅就言語霸凌的相關語言加以呈現與分析，並希望透過本研究，提供教育現場一個參考的依據。

(一)霸凌行為似乎無所不在且影響深遠。

最早研究霸凌的學者，首推 1970 年代瑞典的 Olweus，他很明確的將霸凌定義為一種個人長期暴露於負面的行動中，這種負面的行動包含了身體上的接觸、或藉由語言文字、或是藉由臉部及惡意的姿勢、或是故意的排擠，而且是一種不對等的力量關係 (Olweus, 1996)。國內教育部 (2011) 針對校園霸凌，根據 Olweus 的定義，修正後提出幾個霸凌的要件：「1.具有欺侮行為；2.具有故意傷害的意圖；3.造成生理或心理的傷害；4.雙方勢力（地位）不對等；5.其他經學校防制校園霸凌因應小組確認。」除此之外，並依據 Olweus 對霸凌的分類，稍作修正將霸凌的形式分成幾類，第一類是所謂的生理霸凌，包括身體上的傷害或搶奪別人的用品；第二類是所謂的關係霸凌，如排擠別人或人際關係的操弄等皆屬之；第三類是所謂的語言霸凌，恐嚇威嚇、嘲笑嘲弄或侮辱都屬於此類；第四類是網路霸凌，也及藉由網路電子郵件或交友介面散播謠言或上傳不雅照片等；第五類是騷擾或性侵等性霸凌；最後一類就是因為遭受霸凌而做出的反擊行為，稱為反擊性霸凌 (高雄市教育局，2021)。

在「校園霸凌」的議題上，吳美瑤 (2013) 試圖以亞里斯多德的哲學觀點加以解析，認為人因具理性而凌駕動物之上，攻擊行為乃啟源於人類動物性的呈現；動物學家 K. Lorenze 則認為人類的攻擊行為是如何透過社會化的過程被壓抑下來，以避免種族的滅絕；哲學家康德認為人類的理性是建築在道德之上。若以杜威經驗論的觀點來看霸凌行為，因為經驗具有連續性的特質，亦即一旦個人經歷霸凌，對其一生必然產生一定的影響；若以存在論的觀點解析霸凌行為，霸凌者是透過暴力的行為與語言去加以證明自身的存在價值。若從 P. Freire 《受壓迫教育學》的觀點加以解析，霸凌行為就是壓迫者與被壓迫者的關係；要解除此種關係就必須進行彼此間的對話，讓霸凌者覺察其中的痛苦，才能真正解決壓迫的關係。若以 M. Foucault 的觀點來看，霸凌則為一種權力宰制的過程；若從後現代觀點來看，霸凌是霸凌者強將自己主觀的意識加諸於被霸凌者身上；不論是何種哲學觀點，吳教授認為根本解決之道應該是教導霸凌者找到自我存在的價值，也

能學會去尊重別人存在的價值。吳美瑤 (2013) 也在其著作中提到，目前以哲學觀點闡述「霸凌行為」的研究比起心理學或社會學領域要少得很多，較常被應用的多僅限於理論方面的解釋，如以詮釋學的「理解」或現象學的「意向性」作為實證研究架構的基礎概念而已，可見霸凌議題在哲學方面的分析仍有研究的空間。

霸凌的影響不甚枚舉，除了造成許多被霸凌者，常常選擇自殘行為，如上述案例最後常走向自殺一途，也有許多案例，最後選擇相當殘暴的手段進行校園掃射，例如 2013 年美國加州一位韓裔美國退學生，疑因長期被笑英文差，憤而回母校開槍射死七位學生 (東森新聞雲，2012a)；霸凌可以造成心理上的影響如無助感、焦慮、憂鬱症及自殺傾向等 (Kaltiala-Heino, Rimpela, Marttunen, Rimpela, & Rantanen, 1999; Bond, Carlin, Thomas, Rubin, & Patton, 2001; Due et al., 2005; Klomek et al., 2008)；除此之外，許多研究卻也指出霸凌可以造成被霸凌者生理上的影響，如頭部、背部、胃部的疼痛，以及暈眩等 (Due et al., 2005)，還有學業方面出現退縮甚至不敢上學的現象 (Olweus, 1993; Smith, Schneider, Smith, & Ananiadou, 2004)；甚至於霸凌者容易發展出反社會行為，也較未參與霸凌的孩童有更多的機會出現犯罪行為或物質如酒精或違禁藥品濫用的現象 (兒童福利聯盟文教基金會，2012；Tharp-Taylor, Haviland, & D'Amico, 2009)。

雖然各國針對霸凌也提出許多相關防治霸凌政策與法令，如美國除了 Hawaii, Michigan, Montana, and South Dakota 等州之外，許多州自 1999 年到 2010 年之間，關於校園霸凌行為，制定頒布或修訂的法條就超過 120 條，主要是強調霸凌的定義、相關的行為與防治教育 (Stuart-Cassel, Bell, & Springer, 2011)；本國教育部也制訂「校園霸凌防治準則」，提供各級學校參考；但霸凌是否就此消失匿跡？從下列新聞就可以知道並非如此。

“霸凌”現象一直存在於人類社會，這幾年更由於網路的發達，霸凌行為更是從現實環境中擴及至虛擬世界，如一位加拿大正值青春年華的十五歲高中女生，因為十二歲時被慫恿拍下裸體照，竟被對方透過學校網路惡意散播，導致被同儕恥笑“蕩婦”，“活該去死”等言語霸凌外，還遭關係排擠長達三年之久，拍下最後的自白之後，選擇自我結束生命 (東森新聞雲，2012b)；國內如 2010 年桃園八德國中校園霸凌事件，也造成社會一片譁然，為此，姜得勝 (2011) 曾發表文章強調友善校園的重要性。日本滋賀縣霸凌對策研究團隊會議委員 小森美登里也因自己就讀高一的獨生女，遭受霸凌的問題選擇自殺，不斷的透過到處演講，希望營造一個沒有霸凌的校園環境；丹麥一位參與校園霸凌相關研究計畫的學者 Robin May Schott 也提及女兒的經驗，班上一位男孩被其他三位男同學綑綁毆打，一開始老師認為這並不是霸凌，只是一個粗魯的戲弄行為；最後雖然這三位男生離開了該校，該學者的女兒也轉到他校繼續就讀，但是霸凌行為並未因此消失；卻仍舊持續著... (Schott, 2014)。

從上述新聞案例中，可以發現到的是肢體上的霸凌是容易被看到並加以制止的，但言語或關係上的霸凌卻是最有可能是老師或家長無法察覺的一部分，長期下來也很容易造成被霸凌者身心的受創，並且導致無法挽回的其他嚴重後果。

(二) 語言符號的力量無遠弗屆，難以想像。

姜得勝 (2012) 曾在其著作中說到「語言文字是最常被使用的符號」，很多非語言的符號也必須藉由語言符號方能表達完整的含意，如日常生活中的交通號誌；語言符號不但是溝通的工具，人類不論思想或行為，也都必須透過語言文字與其他形式的語言方式才能加以完整呈現的；除此之外，語言亦具有建構權力的力量，如伯恩斯坦 (B. Bernstein) 所言，語言可以呈現出社會與階級的結構，某個社會階級所使用的語言是有其特殊性的，因此學校教育的主要目的似乎是為主流文化提供複製的管道，其次才是調適與階級流動；符號也具有象徵與隱喻的功能，索敘爾認為研究語言符號，除須考慮語言的個別性，並須考慮「施指」與「所指」隨著時代變遷的「歷時性研究」。

紀慧君 (1999) 提及符號能夠創造真實。語言也是符號的一種，它能將人類的知覺進行有系統的組織，具有定義現實世界的力量；並且能創造人與人間的共識，而形成共通意識；可見語言符號的影響是深遠、並難以估計的。

(三) 語言霸凌的流行現況及影響

美國疾病控制及預防中心(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簡稱 CDC) 2011 年的調查報告顯示有 20% 九至十二年級的學童在調查的前一年，在學校都有被霸凌過的經驗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2013)。另外國內兒童福利聯盟文教基金會 2014 年針對國小到高中職的學生進行調查，發現 26.4% 的學童從幼兒園開始就有被霸凌的經驗。Hooper, Puhl, Eisenberg, Crow, and Neumark-Sztainer (2021) 研究甚至發現，高達 31.4% 的青少年曾經因為體重問題遭受別人的嘲弄(teasing)，它是言語霸凌的一種。

連心瑜、戴玉慈、李雅玲 (2013) 也指出嘲弄的語言如「男生愛女生」、「大摳呆」、「娘娘腔」、「男人婆」、「飛機場」...等；又根據兒童福利聯盟文教基金會 (2014) 的資料顯示，在所有霸凌中，以言語的嘲笑最為嚴重，有 73.1%；其次為關係霸凌，有 63.5%；且女生遭受言語嘲笑是男生的 1.54 倍，關係霸凌是男生的 1.7 倍；男生的霸凌則仍以肢體霸凌較多，有 25%。之前兒福聯盟曾針對這兩種非肢體的霸凌進行調查，受訪的被霸凌者表示可能是因為自己太粗魯、身材太胖、個性問題、功課不好或太娘娘腔等；而且超過 90% 受排擠的學童其實是很在意的，其中 46.8% 的人表示很生氣、不甘心的有 37.0%、難過的有 61.9%、自覺很孤單的有 33.3%、覺得丟臉的有 27.5%，表示很很無奈的也有 27.3%；超過 22.0% 的表示有想死的感覺，也有 10% 的小孩表示是害怕的 (兒童福利聯盟文教基金會，2005)。而且超過六成的學童表示不會告訴老師，主要的原因是告訴老師也沒有用，而且還可能引來更多報復。顯現言語或關係霸凌是不可忽視的一環，因為老師也有可能不知道，其實霸凌事件已經悄悄的在班級中發生並進行中。

霸凌行為產生的原因極為多元，無法單就社會層面、心理層面加以檢視而已，所以目前最能完整呈現霸凌行為的多元面向的，就是以生態系統理論加以探究，包含霸凌行為者的個人因素、學校因素、家庭因素、同儕因素，甚或社會因素...；另外雖然每個行為都有其動機與哲學觀可加以討論，但實際上沒有深厚的哲學功

力真的是很難有深入的論述與看法，研究者也僅能就其語言符號方面的論述去加以蒐集資料並分析資料，然後據以提出個人淺見，希望能對霸凌議題有所幫助。

也因此，研究者想要了解國小學童中最常被使用的霸凌語言是什麼？透過本研究，也希望能藉此讓師長理解國小學童可能使用的霸凌語言，也能藉此擬訂更好的防制策略，讓學童能夠學會正確的語言使用及相處模式，以減少霸凌的發生。

二、研究目的

本研究目的如下：

- (一) 蒐集言語霸凌形式的相關語言形式與內容。
- (二) 了解學童對此類語言的反應。

貳、研究方法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先與老師進行溝通，取得老師同意並獲得班上較常出現霸凌語言以及曾經遭受語言霸凌的學童同意後進行結構訪談並進行訪談內容的錄音，以直接探究他們所使用的語言及其反應。訪談時間為 2015 年 1 月 8 日至 1 月 9 日。本研究研究對象選取是採立意取樣，主要取得方式是透過與老師溝通了解，以取得某國小一至六年級適合學童進行訪談，最終的有效樣本為十五位，訪談對象與相關資料如表 1。

表 1 訪談對象相關資料 (依訪談時間順序排列)

訪談對象編碼	性別	年齡(歲)	訪談時間	語言霸凌角色
G0501	男	12	104.01.08	霸凌者，被霸凌者
G0502	男	12	104.01.08	霸凌者，被霸凌者
G0503	男	11	104.01.08	霸凌者，被霸凌者
G0504	女	11	104.01.08	被霸凌者
G0505	女	12	104.01.08	被霸凌者
G0506	女	12	104.01.08	被霸凌者
G0601	女	13	104.01.08	被霸凌者
G0602	女	13	104.01.08	被霸凌者
G0603	男	13	104.01.08	被霸凌者
G0604	女	12	104.01.08	霸凌者，被霸凌者
G0605	女	13	104.01.08	旁觀者
G0401	男	11	104.01.08	霸凌者
G0402	女	11	104.01.08	霸凌者，被霸凌者
G0403	男	11	104.01.08	被霸凌者
G0201	女	9	104.01.08	旁觀者

註：年級以代號 G 加上兩碼數字代替，後兩碼為訪談順序編碼。

二、研究工具

本研究工具採用結構式訪談問卷，並以匿名方式保護個人隱私，訪談大綱是兩位研究者閱讀相關文獻並與專家學者討論後決定，訪談的內容並不以霸凌字眼為主，僅讓學生表達對於下列訪談大綱的意見如表 2，來蒐集經常出現而且會讓學童不舒服的語言內容及情緒反應。

表 2 訪談大綱內容

-
- 一、 有些同學常常會說一些不好聽的話，在他們說的話當中，讓自己覺得不舒服的字眼有哪些？
 - 二、 這樣的話語有多常出現？為什麼讓你覺得不舒服？你會採取甚麼反應或你會有甚麼感覺？
-

三、資料蒐集與分析

本研究在訪談前會先向學童及老師說明訪談內容具保密性，並且不做報告之外的其他用途，讓受訪個案不用擔心個人資料及隱私性之外洩問題；在徵得老師及受訪者同意接受訪談及錄音，在取得同意書之後開始進行訪談，並僅就訪談大綱逐一蒐集資料，不會額外增加不相關的話題；訪談結束後將內容謄成逐字稿並進行編碼分析，最終的內容僅以受訪者編碼形式出現；訪談時若受訪者出現前後說法不一致時，會與受訪者再次澄清，訪談結束時亦會再次確認訪談內容無誤，以提高訪談內容的正確性；並透過與同學及老師的交叉比對、研究者的觀察之三角檢證法，以確保資料的一致性與可靠性，藉此增進本研究的信、效度；另外也透過兩位研究者針對逐字稿的內容進行交叉比對，以確保訪談資料分析的一致性與正確性。

參、研究結果

一、常常說一些不好聽話的同學，他們說的話當中，讓自己覺得不舒服的字眼有哪些？

「...讓我覺得不舒服的有髒話，例如『ㄍㄨㄛˇ、ㄉㄨㄛˇ、ㄅㄨㄛˇ』或是誰喜歡誰，還有綽號，像是叫我蟑螂，因為我姓張...」(訪談 G0501)

「...讓我不舒服的是髒話，還有我會取笑一個女生跟一個男生，因為他們都很白目，項是那個男生就會一直講別人壞話或是講的話很讓人討厭很白目，那個女生就是一副很白目的樣子...」(訪談 G0502)

「...生氣時會說『樹幹』，我會故意講話挑釁別人，像是罵別人笨蛋，故意批評別人的外型，例如『頭髮剪得很難看』讓別人生氣，有一個女生都會故意裝優雅，然後用一種很討厭的優雅的語氣，就一副很討厭的樣子，我就會去取笑她...」(訪談 G0503)

「...有一個男生都會罵髒話，像是『Fuck you』還有日文的笨蛋『ば』

か』,而且他也會打人或是拿我的東西...」(訪談 G0504)

「...那個男生每次都罵我很笨,動作很慢...」(訪談 G0505)

「...他都會用英文罵我,像是『Fuck you』或故意在別人面前說我的缺點,然後用英文罵我大便或是用掃把故意弄我,要不然就是說誰愛誰...」(訪談 G0601)

「...每次都說『你是什麼...什麼...』或是『你有病啊!』,都會無緣無故罵人『飛機場』、『大笨蛋』等...」(訪談 G0602)

「...每次都說『誰跟誰在一起』或是『誰跟誰感情好』,不然就是取綽號,叫我『瘋婆子』或是『師姐』,考試考得好就說『你看我贏你』...」(訪談 G0603)

「...嘲笑我,叫我『紅魚』,要不然就是說『誰喜歡誰』...」(訪談 G0604)

「...通常都是講一些挑釁的話讓人家生氣...」(訪談 G0605)

「...最常說『我不跟妳好了』,要不然就是互罵『肥豬(台語)』...」(訪談 G0401)

「...有時候就罵我『肥豬(台語)』,要不然就是罵我『諾羅病毒』...」(訪談 G0402)

「...最常說『我不跟你好了』,我考第一名時,他們就會說『了不起喔』,而且他們三個就會說悄悄話,然後就不跟我玩了...」(訪談 G0401)

「...一年級的有一個每次講話語氣都很兇,都會說『幹嘛!!』或是對別人『比拳頭』...」(訪談 G0201)

小結：

- (一)五年級及六年級學生表示,最常出現讓人覺得不舒服的字眼就是『誰喜歡誰』、罵人家『動作很慢』、『很笨』、『大笨蛋』或用中英文日文的三字經罵人;繼之是取一些綽號,像是『紅魚』、『蟑螂』、『師姐』,要不然就是根性器官有關的『飛機場』;要不然就是用話語挑釁別人,故意激怒別人。
- (二)四年級表示最常見罵人的用語是『肥豬(台語)』,其次是『諾羅病毒』;會因為成績排擠第一名同學,並用很酸的語氣說『了不起喔!!』並且慫恿其他兩位同學不跟第一名同學玩;上述本研究所出現的讓四、五、六年級學生覺得不舒服的語言與前述連心瑜、戴玉慈與李雅玲(2013)以及兒福聯盟(2014)的研究發現是類似的。
- (三)一年級被投訴的小孩是被診斷為輕微過動症的小孩,加上會學習家中長輩罵人的習慣,所以常會無緣無故亂罵人或做出一些讓人不舒服的動作,老師採取的策略是不斷的告訴這位小朋友,這些動作語言是會讓人不舒服的。

二、這樣的話語有多常出現?為什麼讓你覺得不舒服?你會採取甚麼反應或你會有甚麼感覺?

「...幾乎每天都會這樣講,說我喜歡誰誰誰,讓我最不舒服,叫我

蟑螂我還可以接受...」(訪談 G0501)

「...常常，幾乎無時無刻，就是很白目讓人很不舒服，如果我很生氣的時候，我會罵回去或打回去...」(訪談 G0502)

「...很常啊！幾乎每天，如果別人欺負我，我會哭；可是我也會打回去或欺負女生...」(訪談 G0503)

「...我會生氣，叫他閉嘴，然後用他的桌子...」(訪談 G0504)

「...很常發生，幾乎每天；說我動作慢，我會介意，說我笨，我不會介意，因為人本來就不是完美的；我通常不理他...」(訪談 G0505)

「...我會生氣，叫他閉嘴，動不動就大人讓人最不舒服；也常因為太白目被別人打...」(訪談 G0506)

「...幾乎每天都用英文罵人大便，讓人最不舒服，我都會罵回去說『不關你的事』...」(訪談 G0601)

「...就不理他...」(訪談 G0602)

「...罵回去...」(訪談 G0603)

「...偶爾，大概一個星期一次，我都不理他，最後他就會很無趣了...」(訪談 G0604)

「...有些可能是開玩笑的話，有些可能是挑釁的話，不理他...」(訪談 G0605)

「...以前比較常發生，最近比較好了，還是會叫我肥豬(台語)...」(訪談 G0401)

「...罵回去啊...」(訪談 G0402)

「...剛開始很不舒服，久了就好了，不理他們就好了，我知道他們是因為忌妒我的成績才會這樣...」(訪談 G0403)

「...我會跟老師說...」(訪談 G0201)

小結：

- (一)發生的頻率幾乎是每天，大部分的感覺都是不舒服。
- (二)採取的反應比較負面的就是罵回去或打回去，比較正面也許是比較消極的方式就是不加理會；六年級不理會的在老師眼中一直是很乖巧會幫忙老師但有兔唇缺陷的一位男生，平日表現的EQ較其他男同學佳；很少會生氣；四年級第一名男同學則表現有些無奈的感覺；二年級同學都是採取報告老師的方式處理。
- (三)雖然大部分被訪談的對象都會不喜歡這些話語，但大部分同學的反應都是罵回去或打回去，顯示大部分的四至六年級學童是缺乏較佳的處理技巧的。

肆、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本研究收集資料進行分析後，獲得以下幾點結論：

- (一)大部分受訪的兒童都表示有被語言霸凌的經驗，而且感覺是不舒服的。

- (二) 讓人不舒服的語言，五六年級不喜歡的語言內容依序為『誰喜歡誰』、然後是『綽號』與三字經，四年級則是酸人的話語、綽號與關係排擠，二年級則是語氣與姿勢。
- (三) 大部分學生的反應是罵回去或打回去，尤其是五六年級，只有一兩位是採取不理會的方式；二年級則採報告老師的方式；所以在處理方式上，低年級會傾向報告老師的方式，中年級與高年級則傾向自己解決的方式。

二、建議

以下是根據研究發現提出一些建議說明：

- (一) 建議學校可以增加一些如「語言的力量」或是「情緒處理方法」或「霸凌處理技巧」等相關課程，讓學生學會更多的處理技巧。例如可將討論主題放在「怎樣的語言是讓人會覺得快樂的？反之亦然」或是面對言語霸凌或情緒問題的一些相關處理技巧。
- (二) 建議學校應建置一個完善保護隱私的內部通報機制與管道，可以隨時掌握霸凌發生的狀況。由於言語霸凌常發生在老師看不到的地方，一個完善的通報機制與管道是足以保護通報者，避免被霸凌者報復，亦可適時制止非肢體霸凌如言語霸凌或關係霸凌的發生。
- (三) 建議老師應隨時留意學生使用的語言，並能適時制止與調整。誠如學者提及語言文字是最常被使用的符號，也意涵著階級的隱現，因此不可小看語言的力量，老師若能隨時留意學生使用的語言，並能適時地制止與調整學生使用的語言，相信會減少言語霸凌的出現。

參考文獻

- 吳美瑤 (2013)。載於翁福元主編，*校園霸凌學理與實務* (頁 69-78)。台北市：高等教育。
- 兒童福利聯盟文教基金會 (2005)。哎唷喂呀 報告值日生，學校有狀況！～兒童校園「非肢體霸凌」現況調查報告。2020 年 1 月 8 日。取自：<http://www.children.org.tw/research/detail/69/234>。
- 兒童福利聯盟文教基金會 (2012)。校園霸凌影響深遠。2020 年 1 月 8 日。取自：http://www.children.org.tw/archive/report_detail/88/126
- 兒童福利聯盟文教基金會 (2014)。2014 年臺灣校園霸凌狀況調查報告。2020 年 1 月 8 日。取自：http://www.children.org.tw/news/advocacy_detail/1174。
- 東森新聞雲 (2012a 年 4 月 4 日)。被譏英文差--韓裔男掃射加州校園釀 7 死。東森網路國際新聞。取自：<http://www.ettoday.net/news/20120404/36637.htm#ixzz3P6YFZcjO>
- 東森新聞雲(2012b 年 10 月 16 日)。「希望她看到然後去死」遭網路霸凌 3 年--加拿大女自殺。東森網路國際新聞。取自：<http://www.ettoday.net/news/20121016/115024.htm#ixzz3P6PLEOwz>

- 姜得勝 (2011)。國民中小學「友善校園」營造之道：從「桃園縣八德國中」事件談起。《台灣教育》，668，13-19。
- 姜得勝 (2012)。《符號與教育場域關係之研究》。高雄市：麗文文化。
- 紀慧君 (1999)。新聞教科書中的「事實語言」。《中華傳播學會1999年會》(頁111-150)。台北市：中華傳播學會。
- 高雄市教育局 (2020)。霸凌定義。2020年5月16日。取自：
<https://affairs.kh.edu.tw/4723>
- 教育部 (2011)。《防制校園霸凌中央、地方及學校分工合作》。台北市：教育部。
- 連心瑜、戴玉慈、李雅玲 (2013)。青少年嘲弄與霸凌概念模式。《護理雜誌》，60(4)，86-92。
- Bond, L., Carlin, J. B., Thomas, L., Rubin, K., & Patton, G. (2001). Does bullying cause emotional problems? A prospective study of young teenagers. *British Medical Journal*, 323, 480-484.
-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2013). *Understanding School Violence*. January 8, 2020, Retrieved from: http://www.cdc.gov/violenceprevention/pdf/school_violence_fact_sheet-a.pdf
- Hooper, L., Puhl, R., Eisenberg, M. E., Crow, S., & Neumark-Sztainer, D. (2021). Weight teasing experienced during adolescence and young adulthood: Cross-sectional and longitudinal associations with disordered eating behaviors in an ethnically/racially and socioeconomically diverse sampl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ating Disorders*, 54(8), 1449-1462.
- Due, P., Holstein, B. E., Lynch, J., Diderichsen, F., Gabhain, S. N., Scheidt, P., Currie, C., & The Health Behaviour in School-Aged Children Bullying Working Group. (2005). Bullying and symptoms among school-aged children: international comparative cross sectional study in 28 countries. *Europe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15(2), 128-132.
- Kaltiala-Heino, R., Rimpela, M., Marttunen, M., Rimpela, A., & Rantanen, P. (1999). Bullying, depression, and suicidal ideation in Finnish adolescents: School survey. *British Medical Journal*, 319, 348.
- Klomek, A. B., Sourander, A., Kumpulainen, K., Piha, J., Tamminen, T., Moilanen, I., Almqvist, F., & Gould, M. S. (2008). Childhood bullying behaviors as a risk for suicide attempts and completed suicides: A population-based birth cohort study. *Journal of Affective Disorders*, 109(1), 47-55.
- Olweus, D. (1993). Bullying at school: What we know and what we can do. *Psychology in the Schools*, 40(6), 699-700.
- Olweus, D. (1996). Bully/victim problems at school: Facts and effective intervention. *Journal of Emotional and Behavioral Problems*, 5(1), 15-22.
- Schott, R. M. (2014). The social concept of bullying: Philosophical reflections on

definitions. In R. M. Schott, & D. M. Søndergaard, (Eds.), *School bullying: New theories in context* (pp. 21–46).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mith, J. D., Schneider, B., Smith, P. K., & Ananiadou, K. (2004). The effectiveness of whole-school anti-bullying programs: A synthesis of evaluation research. *School Psychology Review*, 33, 548-561.

Stuart-Cassel, V., Bell, A., Springer, J. F., & EMT Associates, Inc. (2011). *Analysis of state bullying laws and policies*. January 8, 2020 Retrieved from: <http://www2.ed.gov/rschstat/eval/bullying/state-bullying-laws/state-bullying-laws.pdf>

Tharp-Taylor, S., Haviland, A., & D’Amico, E. J. (2009). Victimization from mental and physical bullying and substance use in early adolescence. *Addictive Behaviors*, 34, 561 –567.